



■何 频

施蛰存先生的名山事业之一，金石碑版收藏与研究，很长时间是默默自守状态。“自上元灯冷落，断碑残帖闭门居”(1974年，沈祖棻《岁暮怀人并序·施蛰存》)。

文人多有爱古物的天性。可要从内心深处，真把金石碑版作为精神支柱和专业来做，施蛰存却是无比坚毅的。1971年弄出《金石百咏》初稿，含英咀华五年后，到1976年，经开封友人助力，使《金石百咏》油印本问世，一岁之内，两次共印制一百本，陆续分赠寄呈诸位后，他的另一面被人刮目相看。

多才而富有激情的施蛰存横跨多个文艺文化领域。1975年，周退密为他七十寿辰赋诗：“翰墨山中老伏波，最终成就未曾磨。好古同心搜墨本，耽吟一例人愁魔。光昌岁月人增健，著述能无安乐窝。”

值得玩味的是，施蛰存的金石碑帖收藏，几乎靠“捡漏”聚集，金石文玩亦单取摹刻纸本。通过周退密、李白凤、启功等介绍出让，北山楼卖书买碑拓为其一。在朵云轩与旧书店低价购买为其一。另外，就是包括郑州崔耕和洛阳赵光潜等，这些基层文物工作和崇拜者的搜罗赠予。上穷碧落下黄泉，许多年坚持不懈，施蛰存按图索骥加上缜密考证，陆续充实收藏。饶是这样，最终成就了他的“北窗”隆誉，应当说和他的高级朋友圈分不开。海上眷眷周大烈与北山稔熟，他就《金石百咏》致信直面作者曰：“《金石百咏》不作古董家语。昔人论收藏书画有五等，今足下可谓读书之藏碑。惜平生生于翠墨无缘，未能相为印证耳。”唐兰、启功、陆维钊，沈从文、谢国桢和程千帆等人，无不光彩四射，具有强大的毋庸置疑的“话语权”——

沈从文和施蛰存，惺惺惜惺惺。头年在香港出版了《中国古代服饰研究》，1982年1月10日，他在北京致信施蛰存：“经常从《书谱》中得读兄谈碑文知识，篇章不大，却极有内容，增长见识不少。但愿不久能集印成书……”之前，早在1979年5月，沈从文在信中对郑州崔耕说：“蛰存兄博学多通，系四十年老友，解放后，转治金石，亦深会有会通，成就特出。”

聪明似水晶之陈巨来，和施蛰存长久交情。1974年施蛰存作《闻安持归，未遑趋问，先之已诗》并跋：“安持，篆刻家陈巨来也，下放安徽五年归。君好为集句诗，故劝其集王安石诗。”至1979年春天，香港《书谱》杂志连载《唐碑百选》，陈巨来法眼如炬，私下对陈左高说：“蛰存此举集碑拓之大成，出考订

之业绩，其意义当胜出褚德彝、秦更年之上。”

1976年，程千帆作诗赠北山：“文苑当年意志新，海隅今许着闲身。铜花石藓消磨汝，好向周秦索解人。广文豪韵珠沉海，安道风流雨绝云。犹剩此翁夸未死，残年风雪一相闻。”程千帆说：“《百咏》精辟迥复初齐，而出以风华，又大类越缙堂，乃愧相知之未尽也。”

杭州陆维钊和沙孟海，两人都比施蛰存年长，施蛰存与陆维钊联系多。1977年底，陆维钊在信中评论：“昨承惠赐新著《金石百咏》，发封快诵，始惊兄近年蒐聚之富，涉猎之博，于此道为空谷足音矣。诗既雅韵，注亦多识，叶鞠裳《语石》以后，允推玄著。”

施蛰存还寄《金石百咏》给自己五岁的沙孟海，并求教有关西湖出土吴越投水府银筒的纪年号问题。1977年3月沙孟海予以回信。1983年3月底，沙孟海又回信：“尊著《吴越金石志》需要新资料，自应我所知尽量提供。上次开奉几件投龙筒外，大约还有一二件墓志，但不是重要的。待我出院后往库房查阅再奉告。”直到1987年，年底12月26日，沙孟海再复信，说为施蛰存的“吴越金石志”或“录”署签事。又，“承命书写三尺条幅，敬附呈，乞莞教。”翌年7月1日，施蛰信感谢沙孟海送吴越文物影印件：“承赐吴越文物影印七纸，惠我良多，无任感德。”1989年6月，沙孟海则求助北山。6月18日，沙信中道：“隋开皇九年章仇禹生造像尊藏有无拓片？如有，拙编书法史图录需要插入一张照片(五六行，行十来个字即可)，我当托上海人美出版社友人(曹齐同志)趋府来拍照。”1990年4月20日，北山致函沙孟海颇滑稽：“拙著《北山集古录》已出版，今奉呈一册，乞赐教。此书新华书店征订，只要1000册，出版社至少须有1500册销路，方肯付印。故弟先自购300册，始能出版。此300册除送人外，尚须自己推销，拟息阁下阅后写一点意见，略为吹嘘，以资宣传广告。此种办法等于在昭庆寺卖膏药，文化界所未闻也。”说明二人情分深厚。沙孟海书学院在宁波举行成立庆典，施蛰存委托前往参加的周退密书赠“千秋墨妙”贺纸。

施蛰存自身有魅力有影响，同时不抱残守缺，有着广泛的社会联系。1982年，施蛰存回复负责《谈书》的范用说：“1983年打算送上三篇，以酬您的敦促之情……但是，我实在没时间写文章，每天要复六七封信，每个下午要会三四位来客。既无资格请‘秘书’，又不能拿架子挡驾，一切文字工作，都靠晚饭后二三小时内做了，你看，我还

有什么兴趣写文章？”

施蛰存宠辱不惊，长期保持着一种清简的个人生活，包括一日三餐，抽淡淡的雪茄养神。1974年，七十岁的施蛰存在中文系资料室工作，奉命参加编写关于鲁迅的宣讲材料。同事王铁仙回忆说：“施先生烟抽的很多，都是很便宜的劣质烟，较经常抽的是一种扁圆形的阿尔巴尼亚烟，甚至抽八分钱一包烟……他还告诉我，他每个无论怎样都要留出十块钱，买碑帖看。”写人其“编年事录”的，沈建中后来托古剑为他买过。此乃一种情趣和雅趣。

1980年恢复教授职位并带研究生，76岁的北山老人，10月7日致函周退密“私聊”：“3日晨在兼与丈处，谈到11点半出，走到瑞金路复兴路转角，吃了一客生煎馒头代午饭。饭后至尊富奉候，岂知尊寓已变了情况，敲之无人应门，废然而退。到淮海路去逛马路，想去看看煦良，时间尚早，又恐妨其午休，无聊得很，只索回家。”

这次找周退密有事，是要让老友看他为即将面世的《词学》杂志写的文章。他和谭正璧往来密切突出。1981年1月17日，他预先知会谭正璧而发函：“下星期(19日)上下午，弟均在上海图书馆文献组帮助他们整理外国文学书目。中午想到何处休息，随便谈谈。弟自己带面包来，清谭寻教我做一碗菜汤，别的不用麻烦，我在家里也不吃午饭。”1997年，赵家璧的女儿赵修慧带了西式点心去看望93岁的北山老人，老人说：“我现在每天吃些红枣，红枣和中，是个好东西。平时也不吃荤菜，我觉得体力下降，才买只蹄膀吃吃。”

他的住房长期被占。他说：“从1968年至1984年，我全家仅住三间向北的小室，家具、书籍、什物，卖去不少，因无处安置。”坐在抽水马桶上写字待客，成了北山楼许多年的“标配”。周退密说，施蛰老在抄家之后，“房屋缩小，在晒台上搭建半间陋室。他写文章就在这里，除容纳书籍拓本外，只能放一张小桌子，冬冷夏热，其苦况可想而知，我们有时候就在这里谈论金石。”他的研究生王兴康说：“寓所晒台上搭建的北山楼只有六平方米，却收藏着两千余件碑帖拓片……”到底存货几多？清楚底细的沈建中说，施先生曾编《北山楼藏碑目》三卷，“他所聚秦汉以降金石各种铭文拓片约四千余目……”

北山楼来人往人气旺了，于稠人中慧眼识沈建中，事实证明了对北山老人的眼光。他决定要年轻的沈建中，帮助自己整理旧碑帖，编撰谈书目录。依照藏家惯例，碑

石拓片都要分类装袋，古来各家都有自制的。他却因陋就简，要沈建中去街头小店，寻觅价钱便宜的牛皮纸，然后他指导，由沈建中和家里照顾他老两口的阿姨，按尺寸制作。沈建中始终忘不掉北山楼自制拓片袋的情景：“想起先生自制拓片袋的专注神情，又教我修补书籍，还教过装订四孔和六孔线装书稿的手艺，学了定位尺寸、锥子钻孔、穿线顺序和线头打结等活。”

如此艰辛的集藏，和张伯驹、傅增等名公子，民国年间挥金如土迥异。对照吴湖帆、杜维善、翁万戈等，全然也不可同日而语。现代老辈两传奇，一是张伯驹领衔的《春游琐谈》，一是施蛰存自撰之《金石百咏》系列，乃文化困顿岁月传奇。多年前，我曾撰《施蛰存与张伯驹》于“笔会”褒扬。

1973年底，施蛰存《写藏书藏碑目录竟各题一绝句》，后一绝句曰：“汉碑唐志聚珠琳，宋拓明模叹未任。莫笑井蛙难语海，饮河安用浪千寻。”1979年5月10日，北山应约为杭州罗玉成《集古拓册》作跋，夫子自道：“余亦久嗜骨董，力不能得实物，则搜罗墨本，为过门大嚼之计。展现此册，亦复快我朵颐……”

施蛰存的金石碑版聚藏及研究，到底现实意义何在？

1975年10月，他被上海师大中文系“工宣队”正式通知退休，是年七十一岁。到1978年5月，学校又通知恢复原来教职，返课参加《汉语大词典》编纂。1979年3月，学校正式宣布其恢复原教授级别和工资待遇。随即，施蛰存开始招预备一碗菜汤，别的不用麻烦，我在家里也不吃午饭。”1997年，赵家璧的女儿赵修慧带了西式点心去看望93岁的北山老人，老人说：“我现在每天吃些红枣，红枣和中，是个好东西。平时也不吃荤菜，我觉得体力下降，才买只蹄膀吃吃。”

北山大有情。在《怀念李白凤》中说：“对于白凤的死，及其坎坷的一生，我是非常感慨的。二十年来，他的锲而不舍的精神，刚毅不挠的志节，正反映了绝大多数中国知识分子，尽管在罡风淫雨之中，仍然能孤特独立，有以自振气。”这不也是他自己的写照吗？暮年施蛰存，爽利俏皮泼辣，在《随笔》《新民晚报·夜光杯》发表了许多吸引人引起巨大反响的文字，别

样的向读者逐一“交心”。黄裳因有自制的。他却因陋就简，要沈建中去街头小店，寻觅价钱便宜的牛皮纸，然后他指导，由沈建中和家里照顾他老两口的阿姨，按尺寸制作。沈建中始终忘不掉北山楼自制拓片袋的情景：“想起先生自制拓片袋的专注神情，又教我修补书籍，还教过装订四孔和六孔线装书稿的手艺，学了定位尺寸、锥子钻孔、穿线顺序和线头打结等活。”

因此，我想到六一居士欧阳修之《集古录跋尾》。其中有《唐人书杨公史传记》曰：

右《杨公史传记》，文字讹缺。原作者之意，所以刻之金石者，欲为不朽计也。碑无年月，不知何时。然其字画之法，乃唐人所书尔。今才几时，而磨灭若此，然则金石果能传不朽耶？杨公之所以不朽者，果待金石之传耶？凡物有形必有终散，自古圣贤之传也，非皆托于物，固能无穷也。乃知为善之坚，坚于金石也。嘉祐八年十一月二十日书。

北山楼诚然知道金石碑帖等有形之物，难逃散尽毁灭规律。但是，若日出日落，太阳还要不停运行一样，因为只有运行才使苍生盼来。莫笑井蛙难语海，饮河安用浪千寻。”1979年5月10日，北山应约为杭州罗玉成《集古拓册》作跋，夫子自道：“余亦久嗜骨董，力不能得实物，则搜罗墨本，为过门大嚼之计。展现此册，亦复快我朵颐……”

夫力莫如好，好莫如一……或讥予曰：物多则其势难聚，聚久而无不散，何必区区于是哉？予对曰：“足吾所好，玩而老焉可也。象犀金玉之聚，其能果不散乎？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。”

“为善之坚，坚于金石”。正是欧阳修、施蛰存一路，玩碑集碑考碑说碑，一脉相承之态度和立场。他们的思想、趣味，与他们伟岸傲然的道德人格，有着相通和共通的气质，是一股绵绵不绝的凛然之气。

展卷欣读《北山楼金石遗迹》，1990年5月，为纪念戴望舒逝世四十年，施蛰存特地撰写《诗人身后事》一文曰：“四十年来，我对亡友的职责，只是为他经营身后事。一个文人的身后事，不是处理田地、房产、企业，而只是几卷遗文残稿。”

拓本多有残蠹损坏，先生教我用平时积存的零散陈纸，选色泽接近的，把墨纸破损处粘帖修补，不至于裂缝越来越厉害。使用的浆糊是先生自制的，取一点点明矾或樟脑丸用温水融化，倒在面粉碗里搅成糊状，再用沸水冲入，稀稠适当。我每次去时，先生已请“阿姨”拌好一小碗浆糊让我使用，还备一把楠竹平头小镊子，专门拉平细微折皱。傍晚走时带上数纸小拓本，一把竹起子，一只盛满浆糊的水果广口瓶，回去后在工作室托裱……

当年在耕堂读到施蛰存先生致崔耕说碑书信七十余通，我很惊奇。这是2002年初夏的事，彼时

崔耕先生已与一度断了联系的北山老人在沪上见面了。我写了《施蛰存和崔耕的金石缘》，旋在《河南日报》和《教育时报》之文化周刊登载。因此而和沈建中有了联系。

十多年间，我多次去上海，总要和建中见面会吃一次老酒。北山去世后，我去来燕榭拜访过两次，每次都是建中带我。2005年，最后一次在来燕榭，主人恰好拿出了给《读书》写的《忆施蛰存》一文原稿，系写在香港特印的方格稿纸上。黄裳先生任我提问，建中逐一为我翻译。末了，黄先生拜托沈建中去扫描复印他的手稿——原来，他往外寄稿子只是复印件。天下一阵小雨，建中和我跑得慌张，遂在文汇报新民报业大楼前分手。

我的文艺启蒙和文化阅历，自觉和上海关系重要。首先，1970年代开头，我遭遇了《朝霞》《学习与批判》和《摘译》社科版，它们助力我学步写作，并赶上考大学。再一次，就是《东方早报·上海书评》纸质版而电子版这些年，文化及时尚的漩涡重现于魔都，我又赶上过。《东方早报》郑州无订阅，是建中兄从开头到最后一期寄给我看，拙文则别样裁剪。

新世纪以来，彼此将近二十年交往，我更多是关注观察他。没有他的文字，和他为施蛰存先生编的系列读本，可以说，北山四窗之金石碑版“北窗”，束之高阁，高不可攀。是沈建中搭桥为大家打开这扇窗户的。2006年秋天，北山身后三年，其家人委托拍卖公司，将旧藏二千余件整体拍卖。

料不到，本次新出之煌煌《北山楼金石遗迹》三卷，第一，《北山楼藏碑见知辑目》，是沈编或沈版“目录”，因此可见曾经的藏品丰富深厚。第二，《北山楼藏碑眼目百品》，累计一百一十多，纸上展览馆是编者新创。第三，《北山楼集古小品举要》，乃《北山集古录》之扩大版。

可是，如果没有当下这三大本“北山楼金石遗迹”出版，没有全书“代前言”《近接受教似“学徒”》这篇文章说明，我不知道三十年来建中为北山的辛劳。——从无到有，从《论语》到《说文解字》读古文起步，到熟读释读、抄写、注解北山集古的自由。我2005年之前认识他时，建中还没有完全结束拍摄文化名人的工作，每天早晚，他都要钻到银行大楼负一层停车场的小屋里——为他业余爱好开窍的。

我有耐心，情知道不用问他，总有一天也会知晓他在北山楼作“学徒”当“秘书”的详细。但是，我还是被震惊了！通过沈建中，再读施蛰存，分析施蛰存，通过其“北窗”走入北山老人深邃而宏敞无比的内心，在这辛丑苦夏，溽暑难耐时刻，使我获得无限清凉。

前门买书记

■朱航满

同事C君是位医学博士，却是极爱书的。他每天钻研SCI医学论文，却也钟情于人文书籍，由此成为我在单位清谈与买书的伙伴。我们一致称赞的书店，是成府路的万圣书园，因为在万圣，烂书很少，可以节约挑书的时间，而且还有很多人文社科的冷门书。C君说他偶然发现前门的PAGE ONE书店值得一去，他在那里买了不少外国原版画册。PAGE ONE我早听说过，以为不过是网红的时尚书店，所以一直没有造访过，经他这么一鼓动，于是相约择日而去。

那天走到书店一楼，果然很气派，新书展台一个接一个，四周的书架大约有四五米高，令人有一种如入宝山的感觉。一楼是文学和新书展台，其特色是有不少英文原版小说，有些精装的小说十分漂亮。在新书展台上，看到两册感兴趣的，都是旧书再版，一册是黄仁宇的《万历十五年》，红色布面精装，廖沫沙题签，书中有插图和照片多幅，制作甚用心；另一册是刘文飞翻译的德·

斯·米尔斯基《俄国文学史》，也是精装本，像一本庄重的辞典。浙江大学江弱水教授评价《俄国文学史》为“文采”“学问”“史识”俱佳的伟大文学史。C君感慨，在PAGE ONE，感觉中国书的出版和印制已不输东瀛欧美了。

随后，我们去了中国文学书局。在现代文学书架上，鲁迅、沈从文、张爱玲、钱锺书、杨绛、孙犁、汪曾祺等经典作家的书需要为醒目光；汪曾祺的文字甚佳，所谈的东西也不那么曲曲折折，颇为符合现代人的阅读心态。汪曾祺的著作，全集我有北师大版和人文版两套。后来又又有李建新赠送的十卷本“汪曾祺集”，梁由之兄赠送的“汪曾祺文存”和“汪曾祺作品集系列”，均有可观之处。我又一时兴起，在孔夫子网上，将汪曾祺1949年之后的所有在世时的著作初版本全部购下，其中最喜欢的，是作家社部购下，其中最喜欢的，是作家社部购下，其中最喜欢的，是作家社部购下，其中最喜欢的，是作家社部购下。

各类选集，也曾买过一些。由此暗暗下定决心，汪曾祺的书，以后再也不买了。但这次在书架上，看到一册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《汪曾祺回忆录》，精装，甚厚，649页，内容则实系汪曾祺具有自述性质的散文选集。这本书令我喜爱，倒不是书的编法，而是版式简洁明朗，如纸上读山水，颇得文章妙趣。我向C君感慨，国内现在不少出版者，对书的封面已甚用心，但版式多不如意，令人毫无阅读之趣。

PAGE ONE的二楼，是网友热衷拍照之处。书店北侧为落地玻璃大窗，透过明亮的窗户，可以看到箭楼以及它身后的正阳门，也依稀可以看到天安门广场乃至故宫。由此想起黄裳曾有一篇散文《前门箭楼的燕子》称赞这座箭楼，“它是那么巍峨，却又那么轻盈；那么沉着，却又那么灵动；那么拙重，却又那么飘举；那么威武，却又那么秀丽”。书店二楼以生活和儿童两类书为主，外文版儿童绘本令人惊艳。三楼是美术画册和人文社科书，C君对外国版的画册最感兴趣。他领我向里间走去，那里是人文社科图书，曲曲折折的书架，颇有文曲径通幽的感

觉。

在三楼的一个书架上，从上到下，只有两套丛书，一套是商务印书馆的“中华现代学术名著丛书”，另一套是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“中国近代思想文库”。这种装帧、校订和版式皆佳的学术经典丛书，对于青年读者是十分必要的。中华的学术名著丛书，我曾陆续购过十多种，这次看到新出的吴宓《世界文学史大纲》，立即拿到手中。吴宓此书与其他学术经典不同，之前从未出版过，乃是由保存的一份油印资料整理而成。在我看来，吴宓是一位被低估的学人，近些年来虽然有些研究，但被误读的地方不少。吴宓生前著述不多，他有很多写作计划，但多未能如愿，《世界文学史大纲》便是其中之一。此书中所收，乃是吴宓在西南联大外文系的英文授课提纲 HISTORY OF LITERATURE OF THE WORLD，另有《西洋文学精要书目》《西洋文学入门必读书目》和《希腊罗马之文化与中国》等已刊篇目，足可见出吴宓的学术抱负。吴宓一生追求“博雅”与“会通”的人文理想，他的著述并不算多，但无论是发表的文章，还是后

来整理的日记、书信、讲义，都是极为凝练、典雅和畅通的，读来令人如步入花木繁盛的园林佳境。

在出版和书话类的书架上，看到一册三联书店出版的《书舶录》，副题为“日本访书诗记”。此书早在网上看到，但一直没有购下，因为买过一册中华书局出版的《日本古书店风景》，虽然话题很感兴趣，但总觉得有些轻浅，故而这类主题书最怕扎推和凑热闹。这次看到，翻读了几篇，原来作者系古典文献博士，也是北京师范大学的副教授，记录其在日本访学期间购书的故事。李小龙博士很喜欢杨守敬的《日本访书志》和叶昌炽的《藏书纪事诗》，故仿例而成，每篇访书记前都写了首七言诗，这是需要古典诗词创作功力的，但也容易流于形式。在书店读了几篇，感觉李小龙功力深厚，对于书的痴爱也是令人感动的，虽然文章写得中规中矩，倒也是扎实的。在旁边的一个关于北京风俗的书架上，看到一册赵珩的《故人故事》，封面由美术史家刘涛题写，非常清雅和庄重。此书设计极简洁，书名粘贴在书封上，颇有仿古意味。这本书之前在网上订购，无奈

已脱销。赵珩的文集我基本上都收集了，老先生是老派文人，底蕴深厚，文章多是陈旧旧话，很有些“负喧琐话”的感觉。

天色渐晚。我去文学书架拿那册之前选定的《汪曾祺回忆录》，忽然看见有一排舒国治的小精装，于是又推荐给C君。他将一册《流浪集》的样书拿在手中翻看了一会儿，称赞文字古雅，说我还不如万圣之收放，他便选购了《理想的下午》和《流浪集》两种。

临毕，发现书架的角落里有一册精装《周作人俞平伯往来通信集》。这册书的平装本我在网上购过一册，但尚不知还出版过精装本，看编者孙玉蓉的修订版后记，才知道平装初版还出过两个版本，分别是红蓝书脊和不同材质的。看来只有亲自到书店，才会多一些意外收获。PAGE ONE亦有不少如万圣之处，人文新书种类不够丰富是其中一点。本想找一册新出的《北平学人访问记》，此书系商务印书馆“碎金文丛”一种，应不算大小众，但店员查后，告知没有。不过，在PAGE ONE，买书的体验是好的，我享受了一个“理想的下午”。